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九

墓誌六首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
祖諱璵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
部員外郎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
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
溪主簿宣州南陵令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
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瀘州瀘州接西南夷常
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武人不習夷情

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則為明
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凡君之所
更立至今用因一作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
州知高郵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
員外郎知潤州皆有能政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
獄察獄之寃死者奏黜知泉州蘇壽與其通判張太
冲福建七州皆震悚慄一作慄御史考其課為天下第一
遷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時作
方今天下多事如劉某者不宜久居于家一作乃復起為比

部員外郎知漣水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
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
猶習故態苟簡弛壞一作如無事時於是大選轉運
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路繩
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舉察簡而一作
賢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
部下溪辰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
州縣使人往者一無輒因辱侮慢慢一作侮辰鼎澧一作
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
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其必不敢輒

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為備而
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啾啾扞觸驅而遠
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蹙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
湖廣之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
動一聽君所為而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負外郎判
三司度支句院改鹽鐵判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
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言澶魏築河堤非
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導之利後
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復為司勳

貧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為人
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
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喻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
賦而君常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
一有費字必為處畫使吏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一作其
守官不為勢牽一作奪不為利奪一作牽為青溪主簿時
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世一有字號強吏喜負其
能以折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獨君數以事爭
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歎服共薦之其通
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王請歲倍輸以自占

蒙正與莊獻明肅一有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
與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失業
遂執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萬斤君為轉運
使時三司請益益無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
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增
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
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已後卒為君罷之
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其人三司使欲用其
私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求舉者姓名三
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司使竟坐所舉

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路轉運使其年
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沂縣君
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
卿貞卿亦早亡敵今為大理評事放鳳翔府推官皆
賢而有文章放太廟齋郎尚幼四女三適人一尚幼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
是將又大曷知其然君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

十有九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見宴勞賜以不拜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
瞻均咨嗟相與言曰揚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榮於國
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公疾革出其兵論
一篇示其子忱慙而授以言曰一有臣臣子雖死不
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借不幸猶
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
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
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慙以其語并其兵
論以聞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

事以對天子曰此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
侍郎公少師事种放學問為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
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當四方
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
丹舉眾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
疲神日夜思慮創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
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
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吉言元昊出鬼
毛川為吉所敗者用楊公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
術爾然公素剛剛一作鮮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

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據內地無
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解
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
農民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
練則不整而易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
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
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偽為書馳告延州救
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
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并代麟府
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

群吏曰夫子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
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
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
就皆此類也公嘗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
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
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為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
漢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
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
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
進士及第以上書言事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

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
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為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
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
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稱作為人廉潔一作剛
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客人多所
不及也公借一有字次公曾祖諱偉祖諱某父諱守
慶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李氏一無此又娶王氏
太原郡君景一有六陳景略景亮景謨景道公卒之明
年秋其子忱以其長歸于河南又明年二月十七日

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
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
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嘗與公
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有來其一作其始赤泉侯功與漢俱起震
官太尉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卿振
左拾遺文蔚獲嘉其後益衰避亂中州曾祖始遷一作
南祖屈偽邦今于烏江又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作

顯梅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仕坊州遂家中一作內
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大之將又長
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不絕不
亡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次第一作後嗣弗迷昭
穆繇聯公其歸比一作平安千萬年

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
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
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
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後後召以為宿州刺史保

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宸以西頭供奉官監
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太宗
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
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
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
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獨好儒學讀書史為
人材敏謙謹沈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于邊補殿侍
後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庫副
使階銀青光祿大夫爵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
法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

免其黜廢者數百人其聞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
水死者君時年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
近溥嘗夜挈輕舟猝至按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
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稱職其後同提點
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本武人豈
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得以薦士亦吾志也其所
舉者二百餘人往往為世聞人嘗坐所舉一人罰金
君喜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
者一而已君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
贈其此一字無父左驍衛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

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畋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君以皇祐二年六月壬戌卒
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畋以其喪
合慕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杜澤原銘曰

揚世初微自河西寧弓馳馬耀一作造陸桓桓侍中
國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夷夷時平文
勝武力衰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舉善利豈私愷
君子神所宜康寧壽考順全歸有畋為子後可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

君胥氏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黥娶胡氏一有安定縣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喆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國子學日從諸生請學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飭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與君游而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與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子者果皆以進士中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尚恭來請曰不幸吾先人之亡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

以誌諸後世

一有予嘗嘉尚恭而從王君遊十字

乃為次其世而作銘

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萬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遭巢獍唐得果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君東還始家河南廣文之生舉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試原武密晉城是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蓋田夏維三邑皆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餉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維人染羈躬之不避以死勤民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吳故歐陽氏在五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進士中寧化三年乙科始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無一作明一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會字絳州守齊化基犯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拒一有曰如詔制一作劾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史一有索其家得金銅器十數

府君坐鞠獄不盡免官明年復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廵使居二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君謝不任一作職而已後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真無闕復使與一大郡宰相召至中書問御史家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是京師歲旱有浮圖人斷一有龜山自京師王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動一有四方又誘民男女

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水者幾百一作常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後擁

之以入至有自悔欲走者一無字叫號不得免一作號而

得免一作駭府君聞之驚一作駭曰害有大一作甚於此邪盡捕

其徒詰其姦民誅數一作十餘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

一作而毀其寺入轉尚書司封貞外郎三司戶部判官

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

錢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舊以市舶司物代

使府者相襲父而不利豈吾欲邪使直以錢為俸今上

即位就轉工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歸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

聖四年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二月某日卒於江

州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曾

祖諱某祖諱某偽唐吉州軍事判官父諱某偽唐屯

田貞外郎娶米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卒嗣子鑒

今有為右侍禁武昌巡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

君諱戴字則之性方直嚴謹一有美治身儉薄簡言

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斂色而一作常坐如對大賓終

日不少懈一作色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人未嘗

不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園

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隳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方鍾氏於洪入一作州自
王傳死子時敗臣于揚自梁迄周廬陵偽邦歐陽是
家世以不章彰一作違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
我仲父以貢中科來者繼武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
清儉恭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裴公墓誌銘

君諱德裕一作谷字某姓裴氏河中萬泉人也其九世
祖耀卿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左千牛衛大
將軍父諱濟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隆擊契丹

於唐河屢立戰功守鎮定十餘年威惠著于北邊咸
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客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
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遷擊破清遠軍
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江軍節
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
大夫累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
侯以老分司西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以疾
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盡
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諸弟不有其一錢其

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明一作州糧料
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虢澤沂六州皆有
能政喜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鹽池君解
析纖密自前世功利訟革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
中嘗上書論茶鹽利害多所施行其聽獄訟敏決數
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平居議法必以仁恕
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平原郡君
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

集賢校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
員外郎張承懿集賢校理王益柔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子河南登封縣之某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
銘曰

裴始絳人於唐顯聞偉欵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
厥聲以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死義之榮令名不已
豈惟令名報德之隆延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
寬恭信厚保身承家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
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劉君墓銘 起為一作起

楊公墓銘 舒州一作徐州以其喪歸于河南 一無其

歐陽公墓銘 左廵使有三字上一 偽唐 唐一作南

居士集卷第三十

歐陽文忠公集三十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

公墓誌銘 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
縣伯張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
甫從唐僖宗入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再亂絕於中國
中國更五代天下為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
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世而張氏遂以大顯
公為人清方敏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歛若不欲人

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者其
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有不可及既已則若
未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
史子集百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
故其比字無晚始侍讀于中上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
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
之晚也公初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年甲科試秘書
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又知安
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
始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公以選

知東明前為令者闔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至則闢
門去簾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而已彊恃力富恃貨
刑恃贖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言簡必信法簡必
嚴於是豪勢者屈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工部侍郎
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妄有所
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故相丁謂貶崖州至
是議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意由
是止徙道州王清昭應宮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
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

脩德以塞譴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監察歷殿中侍
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負外郎郎中累官至
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一有南字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路安撫使知河中
府滑州於三司為鹽鐵判官判句院歷鹽鐵度支戶
部副使又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
監於侍從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雖其其一雖作自晦其所居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
籍淄青齊濮濟鄆六州之人冒耕河墾地收租緡絹
歲二十八萬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言利者請

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以
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
反貝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
運使受命者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
命至即日馳城下軍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
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
毋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產一有平生所為文章有集
對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遇疾卒于京師享年六
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贈工部
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復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父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
鄧氏自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
州之襄城其鄉某原一作豐縣實五年閏七月十七
日也公初娶程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
日而卒公子五人曰子駿子克子雲一作子諒子諒子
真子真子克皆早卒於公之葬一作也子駿子雲皆
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女三人長適
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悔仁能勇於
必為善有應而無遠故公悔其終顯難於自進以晚

見嗟而壽胡不俾其遐嗚呼其奈何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
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
度支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字學通
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
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
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
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
天子驛召君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
得判人吳香及獄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
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
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趕
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佐謀曰夫蠻習
險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
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
特敗而來耳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
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度

幾信可立也

此字無

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

之一作

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
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
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
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
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
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
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
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
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

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
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
掠一作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率
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
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
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驅殺邊戶掠
奪羊一作牛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
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
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
香夏人後亦不復敢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

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
卹其家以其子炤為守有秘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
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
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陽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
計閩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
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實之法由是生子
得免閩人久之以君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
汝者杜君也君諱祀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
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
遷今為開封府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

鎬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
工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
縣君女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紹也社氏
自君皇祖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
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
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
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常
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
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
邪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馬部員
茲謂不沒

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
葬于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
丞李詡與其孤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
曰吾不敢詡曰我能得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
賈繹自長安走京師以請蓋君以至和元年五月某
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而所為未有

大見于時也然詡節義可信之士以詡能報君而君能知詡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君諱漢卿字師黯世居閬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偽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華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相而君自曾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號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與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與其母入蜀過鳳翔謁其府尹而吏少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

請見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答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民有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券書而以田與弟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答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田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縣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尉方以事出君募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賊與之曰得是可以論賞賞未及

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
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子通判嘉州治田
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被誦嘉人詣轉運使乞
留不得時文丞相守成都薦其材而薦者十有五人
通判河中府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
州提點刑獄司疑獄有寃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
餘皆釋之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
遂遷比部通判寧州決疑獄活一家五人君好學重
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
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妙尤好

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錄藏于家其材能好
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
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偽時處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
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其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
有俟而畜其周必復實始自君昌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

令謚文簡程公墓誌銘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

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
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
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
某鄉某原鄉一作神陰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
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
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遠
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
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
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

令兼一有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
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泰寧軍節度
掌書記一作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
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
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
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
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貞宗
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
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後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

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邀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致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妻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

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
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
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
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
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
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
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
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
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
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

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
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取一作妄取
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
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
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
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海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
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
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在上意解而後已
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

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
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
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
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
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
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
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
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
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
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

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
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
臨界上前三日公謀知其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
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
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
皆以為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
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
狄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
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

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為
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
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
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
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
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
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
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

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
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入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誼
次適秘書丞韓績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倬作次
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
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秘一作
校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慎於知
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醴
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胡不以訪老于輔藩
一藩翰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
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一作遠彌長

居士集卷第三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杜待制墓誌知建安縣建本吉本同而蜀本衢本
作建昌羅氏本作建陽朝佐按仁宗實錄杜杞傳
作建陽今從之

張公墓銘讀于一作於新人有進士一作之乃以為一作乃

為工部二字上一有尚書字

杜公墓銘四十六一作四十有六

程文簡公墓銘六年以後起居注此下一有三字告其

軍一作告

國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